

郎郎说事儿

张郎郎
著
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东方出版社

Colors and Words, by LangLang



张郎郎 著

郎郎说事儿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 东方出版社

选题策划: 亦 木
特邀编辑: 董 耘
责任编辑: 马长虹
装帧设计: 刘宝华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郎郎说事儿 / 张郎郎著. — 北京: 东方出版社,
2018.6

ISBN 978-7-5207-0392-5

I. ①郎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张郎郎—自传
IV. ①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24841号

郎郎说事儿

张郎郎 著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)

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张: 18.75 字数: 230 千字

ISBN 978-7-5207-0392-5

定价: 75.00 元

邮购地址: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: (010) 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·版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,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 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: (010) 65250042

Colors and Words, by Lang Lang



目录

- 记忆里的老爸和老妈 001
- 黄永玉叔叔的那点儿事 019
- 搬家的记忆 043
- 张光宇伯伯和《万象》杂志 057
- 我们院儿——大雅宝胡同甲二号 069
- 我见过的最有趣的晚会 085
- 我“游荡”在大雅宝胡同的周边 095
- 艺术家们的趣事 109
- 老爸画公鸡 127
- 小郎郎找大郎郎 135
- 老妈来看我 159
- 我和猫 169
- 1956年老爸故事多 183
- 意外境地的罗曼蒂克 197
- 小提琴家杨秉荪 215
- 普林斯顿的京城炮爷马三儿 225
- 走进京城的浪漫延安娃 247
- 附录 出走半生，归来仍是少年 273
- 后记 295

记忆里的老爸和老妈

1949年在延安，那些美术工作者们对马蒂斯、毕加索等人的西方现代绘画曾经进行了批判，据说和我老爸在延安搞了个“人像展览会”有关系。他在上海和张光宇、张正宇兄弟一块儿曾“现代”过一把，当然他是小老弟，那时还有叶浅予、特伟、胡考、鲁少飞等等都一起玩漫画。

我老爸不知怎么想的，到了革命圣地，还不忘他的上海摩登漫画，自作主张地一口气画遍了延安文艺界的各位朋友的漫画像，兴致勃勃地开始办展览会。可是他不知道那时候大家都已经是公家的人了，差不多都有了一官半职，或者将来会有更高的一官半职什么的。所以有些人自然不高兴了，这可不是在上海滩玩闹的时候了。

有人记得，当时有位领导看了勃然大怒，说：怎么居然把刘白羽同志画成了一只兔子？其实我老爸不会真那样做，只是那位首长不明白，漫画像就是必须夸张。您看着像兔子，其实那真的不是兔子，那绝对是刘白羽先生的漫画像。想当年胡考在《万象》杂志上画的蒋中正，可以说像把菜刀，吴稚晖大概像棵白菜，孙科整个就



1937年,抗日艺术队合影。后排左五为队长张仃

是一个踢坏了的足球，但谁看了都觉得有趣，漫画的特点就是这样，只是当时在延安有些人还不太理解罢了。

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，我爸却被警告了。好在当时在“鲁艺”担任美术系主任的江丰也是从上海来的，他见过这些艺术表现手法，对我爸的疯疯癫癫也有所了解，在他的关照下，我爸也没遇到什么太大的麻烦。

好像就从那时候开始，就明确规定了，不许随便画革命同志的漫画像，更不许画任何领导同志的漫画像。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，胡耀邦当上领导人的时候，才允许画家“幽”了他一次“默”，但是很快就被有关方面制止了，至今，不能乱画的规定依然有效，似乎这是永不过时的规定。最近，也有了这方面的漫画，当然，是属于“歌颂型”的漫画。这已经算迈出一大步了。

过去谁敢给领导同志画漫画像，谁就可能被作为外来势力派来的敌人或者是心怀不满、别有用心之徒的异己分子。于是我们就这样一直绷住，好在急风暴雨的斗争年代总算过去了。

在延安，江丰先生和胡蛮先生虽然认为这些现代绘画、形式主义倾向是一种歪风，但还没有上升到这是特务进攻延安的一种战术，那会儿大家还比较正常。我爸虽然人还不错，传播这个歪风还是不好的。他就是那个歪风的代表，最好反掉我爸身上那个现代派的歪风，留下一个我的革命爸爸。当时是战争时期，人们不那么较真。战争时期什么都可能发生。

1945年3月，延安《解放日报》发表毕加索的文章《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》，并刊登了他的作品《踏着圆球的女孩》。那时人们就明白了，毕加索是自己人，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。那样一个知名人物，投身到共产党阵营，说明真理的召唤，货真价实。



张汀(右)和助手准备悬挂国徽

对我爸来说，这简直就是老天爷的雪中送炭。于是我爸就理直气壮地从箱子底拿出来一张毕加索油画的印刷品，把它贴在我们家的窑洞里。那时的人比后来的人简单得多，毕加索已经是自己人了，他的画就没人再批判了。从延安到东北，从东北到北京，那张画一直悬挂在我们家墙上。

记得我家住在北池子那会儿，爸爸张仃忙得一个礼拜我们也见不到他的影儿，倒是可以看到爸爸拿回来的各式各样的国旗、国徽的设计图稿。

爸爸和从延安来的这些艺术家们，他们看到了这么惊天动地的结果——新的国家建立了！这绚丽的结果，使得他们当初经历的所有苦难都变成了理所当然的代价。今天国家他们要设计国徽了，大家精神百倍，他们一定要加倍努力最好地完成任

务。现在爸爸他们接下了设计国徽的任务，这可是让他们多年来积淀的底蕴，更好更彻底地继续为新时代谱写最灿烂篇章的好机会。

经国家政府部门的“国徽设计”前期甄选后，成立了两个小组，一组由中央美术学院的张仃、张光宇、周令钊、钟灵等组成。另一组由清华大学营建系梁思成、林徽因、莫宗江、李宗津、朱畅中、高庄等组成。随后爸爸他们经过了在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和深刻体会、积极实施上级领导的具体意见后，新的国徽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上。



那时候，大家会开玩笑叫我小“诗人”，我不免就得意洋洋，回家就把这个事告诉了我的父母。等我一本正经地把自己的这首“诗”读



1956年, 张汀在家中作画

完以后，妈妈说：“孩子，你还不明白什么是诗。”我本以为会得到他们的夸奖，没想到得到的是这么当头一棒。

爸爸居然在那么忙的时候，有一天专门找出一个厚厚的本子。那个本子里都是淡黄色、薄薄的毛边纸，然后爸爸用细细的麻线装订起来，封面是用浅灰色的细帆布制成的。

爸爸告诉我，这是在延安时代，他自己做的笔记本，里面都是爸爸和妈妈抄写的最喜欢的诗。爸爸轻轻地翻开那快成古董的本子，给我找出来一首艾青的诗，轻声地读给我听。那诗从头到尾就是讲述一个小号兵，每当他吹响嘹亮小号的时候，可能声音里融入了淡淡的血丝。当他被子弹射中以后，倒在了地上，他锃亮的小号身上，映照出冲锋的战友和招展飘扬的胜利旗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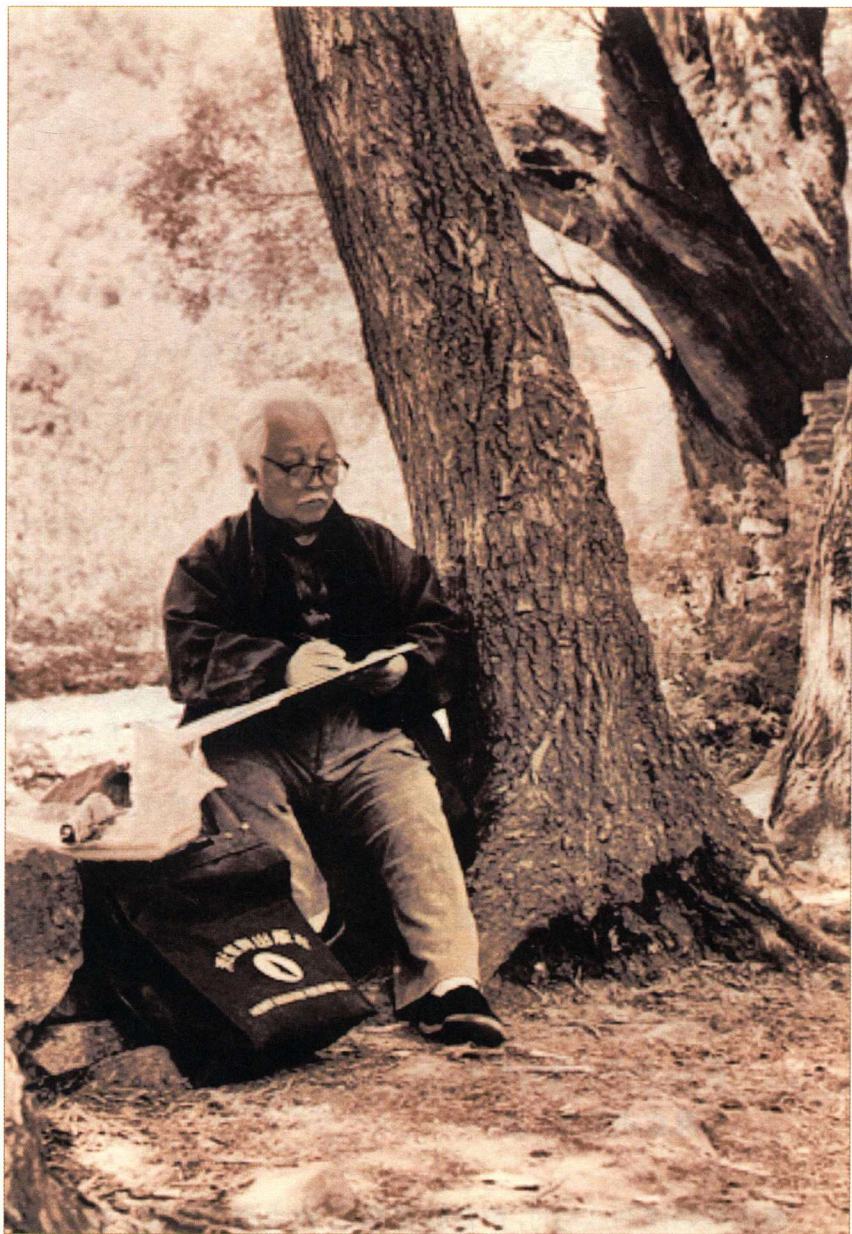
我明白了，这才是诗。诗就是另一种童话。

爸爸那个本子里，还有俄国著名诗人亚历山大·普希金、纳齐姆·希克梅特等的诗文。

不知有多少个夜晚，好像那时候爸爸又出国了。妈妈就拿出这个本子，轻声地读诗给我听。我每次点的第一首诗，都是希克梅特的《医生，我的心不在这里》，因为他是一个土耳其的著名诗人，他在监狱里写了这样的句子：

医生，我的心不在这里，
它现在在黄河之滨……

每次妈妈读到这句时，声音就哽咽了，我也眼里朦胧了起来，感觉到他对中国，或者是对真理的爱一直传到我的心底。这种情绪笼罩着我，心里涌起阵阵热流。对他的诗，对妈妈的朗诵，我百听不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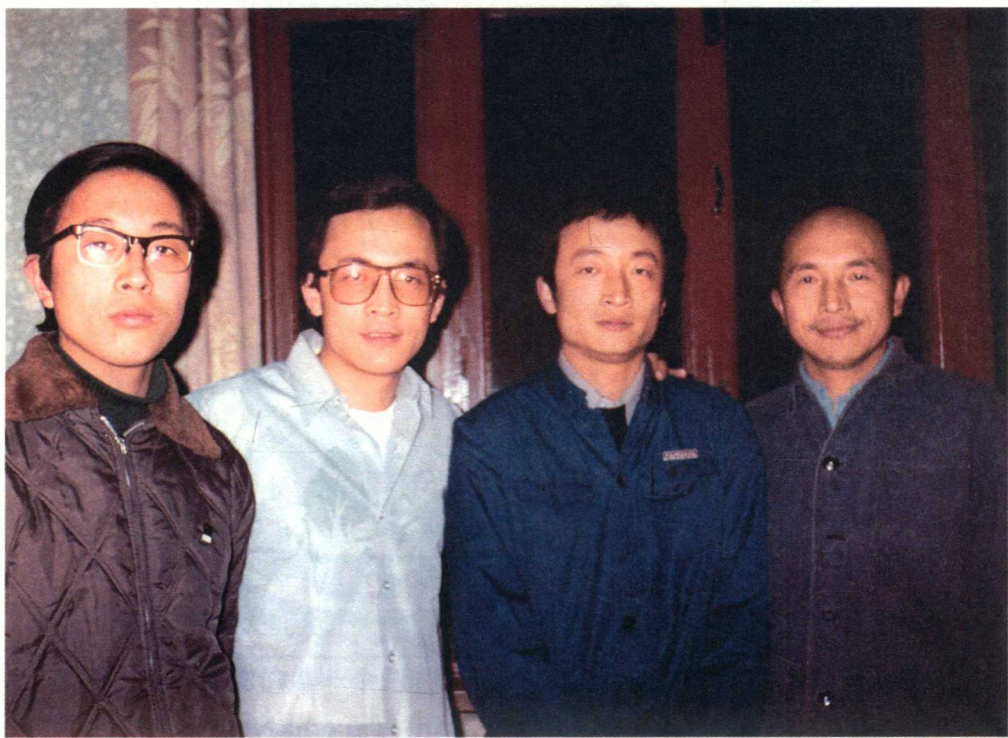


20世纪80年代，张汀在树下写生

三

20世纪50年代，我爸从巴黎回来。那时在中国，出国可是一件极其罕见的事情。因为那时候，中国和西方各个国家都没有建交，只有英国在北京有个代办处。

中国艺术家所向往的巴黎，任何人根本没有去访问的可能性。



20世纪80年代，兄弟合影。左起：张沛沛、张郎郎、张寥寥、耿军



《妈妈陈布文》 国画 张仃作 1965年

就在1956年，法国正好要在巴黎举办世界博览会，中国也在被邀请之列。这也许是西方和新中国和解的一种试探，也可能是法国的政治和外交政策在变化中。中国的领导阶层认为，这个阵地我们有必要去占领。

于是，领导层决定派我爸爸去巴黎修建一座展示新中国的展览馆，虽然这只是博览会里那种临时性建筑物，但这却是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步。上级任命我爸爸为总设计师，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，因为他已经在20世纪50年代多次到国外去设计展览会，在莫斯科、华沙、布拉格、莱比锡举办的博览会和展览会，爸爸都是中国馆的总设计师。

这次中央决定之后，我爸爸就开始组团。我们的邻居董希文伯伯平时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，为这件事他第一次向我爸爸开口，希望在代表团中有他，哪怕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。后来才知道，这也不是董伯伯的一厢情愿。这个口风也是中央美术学院他的上级事先透露给他的，甚至还给了他赵无极先生的地址，如果董伯伯能进入这个代表团，到了巴黎就可以有机会和赵无极先生叙旧。

我爸当时也不知道“美院”领导的这个想法，他听到董希文伯伯的希望，又感动又感慨。一个艺术家对于艺术之都的景仰，绝对是出自内心的。另一方面，董希文伯伯一定非常希望利用这次机会，可以去卢浮宫欣赏那些多年来心仪已久的世界名画，就像一个武林的顶尖高手，多么想看看前辈们的神仙一样飘逸的足迹。如果董希文伯伯有这次机会，他一定会在艺术上有许多收获和碰撞，再创辉煌。董希文伯伯是一个悟性高、分析力强，有才干又肯辛勤钻研的油画巨匠。这个机会应该给他，那个时代，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会和法国建交，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能让它擦肩而过。



1956年，在法国南部坎城加里富尼别墅，张竹拜会毕加索